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隣汝

鄭重光古愚叅閱

李

奏疏

疏

李傑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西北邊備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强，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烏遷烏

舉難得而制比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
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
里騷然上勞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
遼遠虜一鳴鞭卽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
芻糧罕繼且其來如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
彼已虜獲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
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
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

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
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
是延緩。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
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
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
空虛。遣兵搜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
時終獲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
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
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厝於虜也。

漢○唐○兵○力○非○後○世○可○及○

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故晁錯論備邊之策。曰先必積穀。充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刻郡之轉輸。甦邊氓之困矣。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

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卽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卽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禮喪之羣。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

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賞勦有功。罰威不迪。取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緣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鬪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置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虜斬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擄生

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而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邪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

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猝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黍土。綢繆繡。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叅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退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

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情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
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
之武備旣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
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
邊境之足慮哉

董 奏疏

論

董 越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西北邊備

襲時各邊諸將多祖宗勲。閭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懼。况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梁是習。而輟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襲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軟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鬪。輒爲所輕。夷狄啓釁。

此其二也。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之芻，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知數，莫能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

况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
各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噉噉怨嗟。遇
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
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
非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
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
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
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

步收百元米之解武賢

勢山。或。臣。之。日。因。不。無。戰。克。之。前。也。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

爲越今無事之時。正當錫勳在。廷諸將及訪求各

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

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

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

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

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得一

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

州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

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卽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將驍

勇者武樂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效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卽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卽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各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

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嘗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爲邊患。宣帝

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聞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復。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羗。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卽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取粟心多安問，在官在民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殺粟旣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况三時農務

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
冰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夏有可耕處。所
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
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
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滎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
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
收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其四曰明賞罰。臣
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
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
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朝廷未嘗不
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
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
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
擊吳軍。虜張首級。詔曰。鑿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
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
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
再命覆實。遂使冒貪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自今

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爲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向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於控制。不隱於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机。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率獲，此之謂也。

五明
約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白

張 宮處中叅閱

程篁墩文集

集

程敏政

送都閣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西蜀分闈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領六衛之師以控扼諸番尤西南重鎮也邇者兵部以擇師聞

蕭君大用受命以往鄉進士馬君謙合請嫻友壯其行乞贈言於予予不及識蕭君然竊聞之縉紳間而得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奉詔使虜庭從征伐起忠義衛正千戶至僉都指揮專習名勇功出列營諸較之右故總戎者以將才薦於兵部而上亟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雋地南接滇池西雜吐蕃誠獨之要衝然國家承平百年

王化之漸破者日廣治塲鹽井之利足以裕邊學較弦誦之風足以興俗近者諸番又鮮出沒之患則建

昌之爲樂土也。久矣。蕭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撫其人，固綽乎有餘地矣。或以爲蕭君夙將，且有志於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豈可以所轄爲荒服，分閫爲偏師，而遽忽之也哉。視篆之後，簡其士馬，修厥戎器，廣屯田，禮師儒，毋徂于宴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號令，斬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而禽孟獲者也。按行城壘，撫其樓櫓之具，曰：此李衛

公之所經營而奪鬻險者也。忠賢往矣遺跡具存慨然興起於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三軍足食諸番嚮風朝廷無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鎮元戎之選弭貂橫玉之貴皆上之人懸之以待諸將之有功者蕭君勗哉。

雲中寄興詩序

雲中督餉

戶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督軍餉於大同也。寶應陶君敬學作雲中寄興之圖餽之予惟大同西北重鎮古雲中地歷代宿重兵備虜而我朝益嚴常遣

宿將建牙于斯而軍實所需必付中朝才諳之臣總
之俾以璽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與其間爲法之嚴
在吾勉學者蓋遼邈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屢以偏
師出塞虜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稍閑牛
羊被野而邊人之晏然足食也久矣勉學職事之餘
輕駕徐出以按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
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
子所不廢也雖然予則有進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
身豐頓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

要津領可以小就邪。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熙河。徧行邊壘。而進其老校。退卒于頽垣廢壤之下。相與覽觀形勢。指授方略。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利鈍之故。後起疏遠而位將相。受鉞專闢於四方。區畫邊事。如指諸掌。卒以成攘夷之功。而名後世。蓋古人之所謂寄與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慰勞而已。此贈言之意也。

贈豐潤伯曹公奉

勅總南京操江兵

提督
操江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于諸

鎮我 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
防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
以攝姦宄奠南服者甚盛故制總操江兵者一人非
世勲宿將莫預茲選或難其人則 勅南京守臣兼
領其慎之如此弘治紀元之歲令 天子始朝羣臣
以南京 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闕用廷臣公議命
豐潤伯曹公 賜璽書以行行之日諸與公舊者相
率餞於郊且俾予贈之言蓋聞都南者莫利於舟師
都北者莫先於騎戰我國家自文廟徙都北京置三

營爲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爲憂。先帝嘗用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曹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勤遠略。圖非常。皆不足齒。惟我高廟。櫛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爲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遺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重矣。矧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邪。惟公之考莊武侯。

在先朝顯有雋功，職在冊府，爲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與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足以答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教，使江防得人，過前代遠甚，斯亦無負於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遼東督餉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講之雅，獲預離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奉使朝鮮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
人，往致禮於其國，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
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尤厚善者，簡討郭君瑀
而下，若干人，醵餞之，且相議曰：敬止少年，偉丰儀，妙
詞翰，選于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九重，臨遣之日，賜
一品服視他使爲榮，然求所以副茲命者，宜請教於
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杲及楊君志學以來，謝不獲
則爲之言曰：朝鮮古箕子之封，履視諸蕃，獨恭順，爵
有請，賜有謝，元會聖節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

去遼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相望，無瘴癘險阻之虞。其人業詩書，比內郡，擎蹠如禮，無頑獷犯順之習。使其國者盡兩月可還，則敬止之行，不必有所咨計。而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歎於易而成，於難彼使而涉瘴癘險阻之虞，當頑獷犯順之習，勢若難爲者，顧一切以蠻貊處之，摘其罪，昌其詞，宣上德威而奪之氣，使其知警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者矣。若朝辭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蠻貊待之，則彼固我之近藩，業詩書比內郡，不可以純以中國待之，則彼終以

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肆。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
以自處者。介可畏。敬可慕。上以見中國之尊。下不失
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天朝使者。秉禮達節。而
善於其職。若此。各不愧皇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
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
喜以詩賦相倡和。爲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
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以詞華墨
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縱過于彼十倍。藝焉爾。
其何繫於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今

上嗣統初。詔用儒臣一人。告卽位於朝鮮。禮部以子名。上值間經筵。予不佞承乏。講讀官首不果行。然恒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爲快。於敬止之行。竊有羨焉。故旣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見使事之真無難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壽詩序

勳臣名

弘治戊午春三月哉生明。皇儲初授經于文華殿。前期加恩文武大臣若干人。惟時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加太傅。仍兼傅青宮。又五月而誥贈其

曾祖平江恭襄侯，至其父黔國莊敏公，三世皆保傅，
渙號崇階，前所未有。又兩月而爲公初度之辰，逆其
甲子之所經，三百有六十矣。駙馬都尉樊公於公爲
親家，重其上壽伊始，而寵數之迭臻也。合諸勲戚播
之詠歌，若干篇，將以季秋廿有八日，舉一觴慶焉。屬
予爲之引，惟天眷皇明，昇之世臣，以光輔熙運。
比於隆古，盛矣哉！而予竊有說焉。寵榮壽考，世豈無
之，而君子所重者，各與實副之爲難爾。不然，雖歷遐
筭，殊寵人將指議之不暇，奚貴焉！公生而沉雄，負

志略事

英宗憲考暨今天子出人中外三十年凡

君國重務及大典禮必參預計行禮成上倚爲重而其大者鎮二廣則宜國威靈冒險阻勦賊數千還所掠餘萬口扶畸拯憊嶺表載寧其功甚偉總漕十二年善撫士而窵心于國用前後所陳百餘疏興革之際其利甚博河決張秋績屢壞公相度事宜滌原室罅爲安流人免于塗溺其惠甚久此三者壽之基也然不能不沮於見忌而忠恪自將不易其守故公議歸之而聖眷加焉以殿巖之尊兼台輔之責視古

舊勲宿德之臣，殆無與讓，非名實相副之爲難哉。恭

襄公當文皇徙都北京，首總漕府，裕國足兵，號良將。

其漕規踵行至今。莊敏公嘗將偏師靖閩寇。一特大

將多賂敗者，獨莊敏得進侯封，賜嘉獎，蓋其先所以

培其家脉甚遠。公嗣其遺烈，而光大之。若是，豈偶爾

倖得者之可比哉。崧高之章，壯猶之什，對揚王休之

作，見於三百篇尚矣。雖近代聲律，不可以差次，而本

於貴齒好德，感上戴恩之誠一也。然則諸公所爲致

慶者，豈直游從之好，姻婭之私哉。祝公之壽，上佐

天子整六師警四夷保丕平之緒以昭上天純祐有
明之心如漢管平如唐汾陽如吳之延州來季子則
公所重於天下後世者又不啻今日而已公自號雲
谷通經史妙詞翰辱與不佞交良厚非一口雅且在
官僚宜不可辭也遂借書於簡首爲觀者先焉

三朝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九

九

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

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鹵

錫山楊世愈爾韓叅閱

楊中丞奏疏

疏

楊璿

題爲議事事

湖廣事宜

先該照得各處巡撫官員在於邊方者，例該每年四月，在於腹裏者，例該八月到京議事。臣所管去處，係

此即漢制史無之乎到京奏事例

是腹裏議事之期。合於八月內到京。緣臣今年四月初。前來巡撫地方廣濶。急難周徧。合無照例於八月到京議事。惟復止將該議事件開行。該部會議具奏。候至來年依期赴京等因。

計開

一件利便事。據湖廣襄陽衛申稱。本衛旗軍俱各謫守漕運等項。所有月糧六斗。妻小老幼赴倉開領。糧官斛止是五斗。餘有一斗。等候日久。被放糧識字人等。延捱指留。尅落入已。以致旗軍之家。虧缺食用。合

將放糧斛而改造六斗使一全闕回家人無侵欺等
因具申照得前項弊端累禁累犯終難革絕今申前
因誠爲有理慮恐別處亦有此弊合無通行各布政
司直隸府州查照所屬官倉但該放支旗軍月糧六
斗者各與量造六斗官斛較勘清切印烙完備仍於
斛外大書深刻某倉六斗官斛止用放支旗軍月糧
不許別項行使字樣降發該倉按月旗軍閑糧逐斛
唱名支放則禁令不煩奸弊自革。

一件勸導附籍事切照南陽荆襄德安安陸沔陽等

府州縣所在流民。今官府文移及上下軍民不分。伊曾無附籍。悉稱以流民名目。其已附籍者。羞惡流民之名。槩自稱曰下戶。而本境之內。世居之家。無所分辨。故別稱爲老戶。辭義不順。名稱俗陋。不惟告爭等件。及案牘之間。開寫欠美。抑且已經附籍。與未附籍流民混淆。無別會同。欽差分守。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合將前項府州原有土居人戶。稱爲舊民。逃來附籍人戶。稱爲新民。其奸頑展轉。不肖附籍者。仍前目爲流民。如此則事寓勸懲。而漏籍轉徙者愧。

耻且格、辭有分別而文籍開載者、平順可觀、

題爲地方事

地方事宜

照得荊州沔陽等衛德安長寧等所、江湖空曠、山林阻深、自前全設官軍、期以控制要害、近年以來、爲因征差亡故、消耗過半、且如荊州左衛、原設旗軍八千三百三十五名、見今止存二千三百八名、內除下屯四名、老病幼小一百五十七名、不堪差操、其餘與同沔陽等衛所旗軍、儘數選撥前去廣西及清浪桂陽靖道等州臨武南漳穀城等縣守備、并僱運京儲等

項其原數不足，及凡遇逃故，又將餘丁盡行贖補去，訖連年在外，不得休息，以致衛所空虛，兵備廢缺，城池坍塌，不能修理，甚至門舖等項無人巡把，雖是多方督理，奈緣人力不敷，卽今荆襄安沔水旱已六七年，軍民普例飢荒，措濟莫能周給，盜賊蜂起，愈擄愈滋，所在流民動以萬計，反覆轉徙，恐難撫安，會同欽差分守荆襄南陽等處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前項地方連遭饑饉，難比尋常，來年春夏之交，必是益見窘極，況今十月十一月內，各處山野草木多

花卡二月內雪氣陰一兼旬不解二十六日午後尋丈之外不辨人形。民情欠寧。遠近窮迫。緣清浪等處平息已久。前項軍人止於景泰年間暫撥守備。實非舊例。而廣西軍士屯聚亦多。乞勅該部詳議。荊州等衛所官軍。除於南漳穀城等項差占難動外。通將廣西并清浪桂陽靖道臨武等州縣後撥守備之數。放回本處操守城池。一以鎮安人心。一以防禦奸宄。倘或逢警。亦得調用。再照荆襄德安沔陽安陸五府州所屬多係裁減衙門。見今缺官管事。仍乞將朝覲官

員內有黜罷者，照缺急選前來管理，庶於治理不致誤事。

題爲防禦地方事

官軍操守

據襄陽等衛申稟備蒙欽差贊理軍務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篯行文該鎮守湖廣太監郭閔總兵官右都督李震題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呈議湖廣衛所官軍數少。一守不敷，若非輪班操守，未免顧此失彼。况今邊衛二士消耗，守備官軍掣回數多，合令荆襄夷陵五衛所頭班二班官軍一班赴邊守備。

一班回衛操守城池等因兵部依擬於成化四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奏准轉行到衛申稟到臣查得先該
監督軍務太監尚書總兵叅將都御史唐慎等會議
荆襄久安長治良策內開襄陽衛荊州三衛并夷陵
千戶所官軍先年俱在本處操守流民不敢爲非正
統十四年靖州等衛官軍征進麓川等處邊城缺守
苗賊出沒暫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分兩班輪流備禦
以致千斤劉等伺隙爲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合令
頭班官軍照舊備禦二班存留本處操守遇急易於

調用成化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奏准欽遵外續該分
守荆襄等處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王信爲防禦地方
稟見得四川納溪等縣各被大坭山都掌逆賊流劫
緣地方接連荆襄巴東竹山等縣誠恐侵臨以致流
民乘機做做乞將荆襄安陸五衛漕運官軍存守地
方等因具奏未蒙明降又該本官題爲缺軍防禦事
何不節將流民訓練
兵部議開襄陽自古用兵之地流民積聚不下二三
成軍即
十萬誠恐釀成大患合將本衛在邊備禦頭班二班
官軍俱存本處操守捕盜保固地方成化四年正月

二十四日奏准存留去後。今該前日會同欽差右叅將王信議得靖州等處。自前本無備禦名目。卽今亦無寇盜聲息。其衛所官軍因稱近邊別無差調。又有腹裏原征麓川等處官軍。除存留外其餘二萬三千五百餘員名。與另外哨護糧道號稱三班軍餘。俱各在彼備禦支給行糧。而荆襄等衛所官軍舍餘。守備廣西等處。與僭運軍儲者。常年在外修蓋王府等項。與起造墳塋者。歲無寧日。其存留二班與襄陽衛頭班數目不多。各撥本處并南漳穀城等處分守城池。

及於要害地方巡捕奸盜尚且不敷若將此少飢窘
軍餘襄陽衛頭班遠發備禦荊州等衛所三班起調
輪守不無示弱召侮貽患地方伏望聖恩特勅該部
行令前項頭班二班官軍照舊不動及將荊州等衛
所頭班仍與襄陽安陸等衛運糧者盡存本處操守
庶幾銷沮奸兇臣等不勝感幸

題爲公務事

起科田糧

一件起科田糧事照得南陽襄陽荊州德安四府沔
陽安陸二州江山通于川陝湖泊多于地方遠近天

雨水輒泛漲。中間膏腴上則田地俱係本處土著人
戶種辦糧差。及各處衛所屯軍種納子粒之數。其餘
砂瘦汚來之處。高者叅錯岡阜。不耐旱乾低者邊近
江湖容易滄沒。亦係前項人戶陸續耕犁貼辦糧差
及逃來人民佃買開墾種養人口。因無納糧定主。往
往彼此告爭。欲行照例科糧。恐後重難負累。所以官
府拘礙難行。構訟興詞紛紜無已。今後民間田地除
已徵糧外。其餘開種未起科者。或許自行報官。或遇
互相爭告。務要勘量。另立輕則每畝科糧一升。若係

山岡水灘處所。每畝止科五合。撥付應得之人。永遠管業辦納。如此則事爲無礙。而經久可行。糧額有增。而紛爭漸息。

一件鎮銷禍患事。照得荆襄德安沔陽安陸各府州縣地方曠野。山川深遠。自前寇盜容易藏聚。禍患隱于無形。維制貴乎有策。奈何城池稀疎。武備廢缺。且如襄陽衛洪武年間人少事寧。尚具額設八千戶所。節次改調。今乃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八百十九名。安陸衛一設五千戶所。節次改調。今亦

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四百七十九名
荊州沔陽德安各衛所消耗尤甚。況且實有壯軍撥
遭運者。比之各處衛所江河往迴。最爲險遠。其餘俱
調廣西清浪柱陽靖州道州臨武等處守備不敷。復
將精壯餘丁選轉去訖。遺下舍人并老弱貧病餘丁
除屯田辦料軍吏等項外。荆襄安沔德安七衛所止
有操守軍餘舍人共四千九百四十九名。於內又撥
接遞等差及王府蓋府造墳等項。占用多端。欲其威
制數千里。環饒之境內。可否之辦。顯然甚明。防禦事

重。難比尋常。乞勅戶部兵部諸衙門從長計議。將前
項七衛所漕運壯軍餘丁共六千三百一名各存本
處操守城池。鎮銷奸宄。原有淺船却令水次。像真楊
州高郵淮安大河邳州等衛所。赴京操備軍人。領駕
僱運。夫以京操大衆之中。那摘六千餘人。不爲有損
荆襄曠遠之地。得用六千餘人。大爲有益。如或別行
拘泥。切恐貽禍地方。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陳正容威玉叅閱

原襄敏公奏疏

疏

原傑

處置流民疏

處置流民

節奉勅諭近聞湖廣荆襄河南南陽等處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中間多有去而復來及近時各處災傷

陸續逃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爲處命爾前往彼處邊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處勘見數公同各該鎮守分守巡撫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查照宣德正統年間以來官司行過事蹟或編戶籍附入州縣或驅遣復業嚴立禁約二者之間孰得孰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缺衆以爲是雖已廢之法所在當行衆以爲非雖已行之事亦所當改用圖經久之計毋循目前之謀又如本處衛所或湯無統紀當歸之某司附近州縣或有不相管攝當屬之

某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請者具實奏聞彼處三司能幹官員並聽爾差委分理其事務要停當欽此又准戶部咨該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李實題稱荆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設衛所以控制之則朝廷無南顧之憂蒼生免流離之患撫安之計無過於斯等因節該奉聖旨是着左副都御史原傑去務要處置停當欽此爲照陝西漢州等府金州商洛等縣俱與荆襄接境係流民新聚處所選委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編歷山

谷。取勘流民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審係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井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前項流民。先因原籍糧差浩繁。及畏罪弃家偷生。置有田土。蓋有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而已。別無非爲事端。若依前例一概逐遣。尚恐去而復來。或各處頑民。闖知地土空閒。糾集趨住。不數年必有甚如今日之衆。孰難盡遣。合將近年逃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田產尚存。流民戴廣等共一萬六

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二丁口、并平昔兇惡、斷發原籍者、照例遣回、其本分營生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三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仰遵 聖諭編附、各

該州縣戶籍應當糧差、仍嚴立禁條、用杜將來流徙、此非一時之安、亦有久遠之計、奈何襄陽僻在一隅、相離本布政司水路動經旬月、所轄一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縣穀城縣南漳縣房縣鄖縣上津等縣、俱在萬山之中、賊盜嘯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里、近不

下五日。一旦有事，若待再報湖廣三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司府，分管衛縣，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較之所縣百倍有益。今踏勘得郎縣地

此郎縣立

築之始

方廣潤，迨近漢江路，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浙川等縣，正四通八達要地。遞年盜賊出沒之所，應合展築城池，添設所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及據竹山等縣里老楊郁等并承委布政司等官王用等呈告竹山縣地名尹店、鄖陽南門堡、洵陽縣白石、河南縣豐陽鎮、南陽南召、保唐縣桐栢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縣穆

冊趙保村汝陽縣楊埠俱係長山大谷密傍江河各
離縣遠非獨藏賊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合添設縣
治并巡檢司等因恐有違碍臣又同各該委官踏勘
得尹店南門白石河豐陽南召桐栢等處相應立縣
馬良等坪止可立堡穆冊保村楊埠各應添設巡檢
司俱各遵奉勅旨便宜處置委官督造鄖縣展築城
池添蓋公署工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伏
乞勅令湖廣鎮守巡撫并分守官員趁時修築庶得
堅完以無流遽以安地方千萬年幸甚

黃河自古爲患疏

黃河退灘

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奸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按槩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徵賞。王府信之。輒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有不從者。輿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

水漫衛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于執。傾家陪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陪償之患矣。

地方事宜

地方緝捕

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靳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官難防禦。且

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而預防之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爲親選譏察一人兵牌五十人令自備器械馬匹以緝捕盜賊而選委府州縣佐貳守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署都指揮僉事李瑾更守其地而以署都指揮僉事許震代守河南南陽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仍

還指揮臧廉于本衛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金剛臺近者流盜曾據之

開設荆襄職官疏

設官撫緝

流民之數戶。凡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廣及南北直隸府衛軍民等籍。臣偕湖廣河南鎮守巡撫三司等官。議流民數多。若一槩驅之。恐其安土重遷。難以盡遣。就使遣去。慮或他處頑民。知

有空地。效尤復來。其患尤甚。已嘗覆實類。皆逃移年
遠。無所于處。且能治產服賈。老子長孫。婚嫁姻戚。就
不可動者。謹如 聖諭。許其附籍。其新來無產平素
兇梗者。遣之。數內在湖廣之襄陽。荊州。德安。及今鄖
陽者。二萬四千三十九戶。附籍二萬一百八十有七。
在河南之南陽。河南。汝寧者。七萬五百五十二戶。附
籍六萬三百八十有四。在陝西之西安。漢中者。一萬
八千七百一十八戶。附籍一萬六千八十有三。其遣
還者。凡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復慮此輩戀膏腴。

而樂閉曠。且原籍官司不加撫恤。孰將復來。須如先
年事例請給。聖旨。榜文嚴行禁革。凡深山大谷之
內。復集績來。及展轉流徙者。並發戍邊。匿主同之。逃
囚軍匠。無論山內外。俱令戍邊。其附籍所墾田地。查
照減輕。則例起科。凡百事產。俱如洪武年間給與。白
帖。則庶幾去者留者。各得其所。此外須立府縣軍衛
斯爲久計。臣又與各官相視。襄陽府所轄鄖縣。地接
河陝。路通水陸。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爲四通
八達要地。且去府五百餘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盜

賊猝發。緩急無制。合拓縣城置府。擬各郡陽卽其地。設湖廣行都司。附城立郡陽衛。衛爲前左右三所。其左右二所于湖廣都司并南陽衛新收編發流民。并不服驅遣。問發及寄操軍人數。內查調二千五百名。類編摠小甲并百戶所實之。前所則以趙府群牧司緣事革隸彰德衛官軍撥補城周六里三十步。設六門。分襄陽府所屬竹山房縣上津鄖四縣來屬。又於竹山之尹店置竹谿縣。編戶七里。歲徵稅糧一千二百九十一石有奇。于鄖之南門堡置鄖西縣。編戶七

里歲徵稅糧一千一百一十九石有奇。又于陝西漢中之洵陽白石河置白河縣。編戶八里。歲徵稅糧三百九十石有奇。以上七縣俱隸新府。其南門堡曰石河守禦軍堡。如舊仍屬湖廣。又折陝西西安府之商縣地爲山陽縣。于豐陽鎮。編戶一十二里。歲徵稅糧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析河南南陽府之南陽縣地爲南召縣。於南召。係編戶一十六保。歲徵稅糧二千一百五十石有奇。析唐縣地爲桐栢縣。於桐栢鎮。上店編戶一十四保。歲徵稅糧一千八百六十九石有

奇。析汝州地爲伊陽縣于舊固縣。編戶三十一里。歲徵稅糧六千四百一十八石有奇。以上各隸其本府。若州。此外舊巡檢司凡四。其在尹店者。移置竹山之縣河。改隸竹溪。在鴉路鎮者。移南陽之窪石口。改隸南召。在桐栢鎮者。移唐縣之毛家集。改隸桐栢。在上店者。移嵩縣之常界嶺。改隸伊陽。是皆要害之地。亡命所必經者。又于宜陽縣之穆冊及趙保邨。汝陽縣之楊埠。俱添立巡檢司。南彰縣之馬良坪。築立軍堡。以房縣原守肆莊坪堡官軍二百員名實之。俟郟陽

衛訓撥官軍至日。如數委守竹山之上官渡堡。而以
上官之數。移于肆莊。則以近就近。各適其便。且于光
化均州鄖縣各置水驛。驛設五舟。摘于湖廣所屬偏
僻水驛。各令州縣攝之。否則擬奏銓註。陸路則以里
甲馬匹遞給。無煩置驛。其官屬暫宜裁省。府設知府
推官撫民通判各一員。經歷司照磨所各去其半。陞
鄖縣學爲鄖陽府學。學設教授訓導各一員。量增其
生徒之數。諸新縣唯伊陽官吏全設。桐柏添註撫民
縣丞。餘俱知縣典史各一員。縣學教諭訓導各一員。

生徒吏典。先儘見役。次于民間選之。行都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一員。經歷司亦去其半。衛設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左右二所。正副千戶各二員。經歷知事所鎮撫各一員。每所百戶十。前所則以群牧原額舊任爲之。數內知府都司及各新縣正佐首領官。宜從臣等會舉練政體熟知風土者。庶于新附之民有濟。餘乞鈔授如例軍職。則於湖廣衛所多餘官。并陝西調來調職選任。其荆襄曩設守備都指揮。合令回司理事。白河鄖西二縣守備官軍。且須三年以

後令回自餘加以委任責成使撫治其地則永永無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